

202219

筆記小說大觀集

明鄭瑄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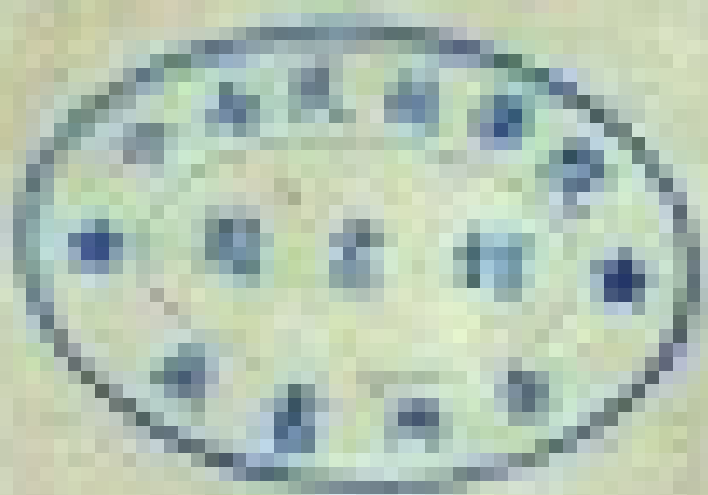
昨非庵日纂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平  
記  
小  
道  
不  
能  
一

...



昨  
日  
...

...

昨非庵日纂卷之十三

明 鄭瑄輯

內省

千聖示心燈。三省九思。教我津中覓岸。寸腔懸膽鏡。畏衾羞影。盡人衣裏藏珠。刻刻提防。念念返照。過於閃電天中。何止聞鍾清夜。纂內省第十三。

范文正公云。吾每就寢。即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安眠。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辰。此念便息。實未嘗往也。

纔舒放。便思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消阻。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趙抃任成都。一琴一鶴自隨。及再任。屏琴鶴。止有蒼頭執事。日所為事。夜必衣冠拈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也。

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數魚。已自煦煦。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未流種毒者。不知此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

執拗者福輕。而員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回天。

無事便思有雜念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人無。纔是學問得力處。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主管寧云。當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實。不宜居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為民。當有心不當有語。有其語則毀來。

梁武帝身為帝王。年五十遂斷房室。第五倫子病。不往視。通夕不寐。猶子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寢。而自以為有私。管寧渡海。遇風。自訟生平罪過。而止於一日。科頭三晨。晏起。幸靈遇道路。敬仄者正之。未稼。僮仆者扶之。終身不役。使臧獲。薩守堅渡海。航無人。留渡直而去。古有道德者。省察精嚴如此。今人二六時中。存心制行。無適非罪戾。奈何譚道。

人為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事當快意處能持。不持此生可免寂寞。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持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甯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甯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於十王攷校。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

能制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每雞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於堦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教道人。則差橫逆者。以練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聽。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則我愚矣。校天所差之橫逆。又一橫逆也。人可橫逆於我。我可橫逆於天哉。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箇莽

滅裂。即讀書亦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恆之人也。況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懣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幸。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與其燒香求福。不如為善。與其念佛免禍。不如去惡。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千人。不如省費。

晉王珣王珣捨宅為寺。唐賀之章捨宅為千秋觀。龐蘊沈家產於洞庭湖。而與女靈照同修梵行。裴休為宰相。而送子出家。胸中無戀如此。乃於道可冀耳。今人侵閭閻以益宅。獵市利以增貲。為錙銖而破顏。爭尺寸而連訟。擁膏腴以奉軀殼。竭心力以營妻孥。如是雖目窮四部。口吐蓮花。何益哉。

有人教富翁打坐。坐中忽憶數十年前人負宿債。乃深嘆坐功之有益。固知道不在蒲團上。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能分明。故道學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喫菜而生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持論無鬼神見怪魂驚平居詆仙佛遇病齋懺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廣筵媚竈乞墻日掛山林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小人營幹多從黑地欺心豪傑作為何怕青天有眼

晉傅玄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觀察使李綬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恩寺西一日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綬叱曰此室皆清俸所建即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汚愿速焚以彰不德既而四面皆焚惟李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真格言也祈雨疏有云旱既太甚神謝人求默譴示曰我觀下土富不澤貧貴不澤賤甚者親不澤親也在在誰非旱境我觀衆生貧難求富賤難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也人人誰肯應求平等相求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萬里乃望有求立應耶汝但反求常作澤物想汝雨及人吾雨及汝矣

陸天池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曰。須救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縱才情不減相如。何必效臨卽之竊。若事功未齊少伯。奚堪做五湖之游。青衫溼淚。事雖美而未必榮。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奇而豈足盡衛公俊偉。我願世人甯甘朴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

人思火體熱。思水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言酸則涎。言臭則唾。又日有見。夜必夢。擾日有思。夜必譫語。夢交則洩精。氣怒則發狂。皆因心而生者也。人自省靈君。可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陶文懿公以差出還朝。慨然歎曰。吾儕居官。即令事事濟人。不能掩罪萬一。況此間。

局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里夫役不知若干人彼彭彭  
林林皆人子也炎蒸汗喘若雷嚴寒跋淖衝雪由此而踣道路委溝壑何可勝數  
此等罪業皆由我作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然乎

仇邊弩易避恩裏戈難防苦時坎易逃樂處阱難脫

無事如有事提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悉從而似之人性如水為不  
善如就下可不擇交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  
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  
為天地間一蠹

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子之恩絕婦凌其夫者恃於富也子  
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有橫逆於此逆來必不順受非君子不能自反有橫逆於此逆來恐不再來雖君子

不必自反。惟聖人誅天下之橫人。又能散鹿臺之橫財。無所不自反也。誰能視橫財若橫人。艱然不肯受乎。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妒之念。為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賣菜傭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蓋不教舉世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拿錢。曾傭不若。

卓太玄者。乃作逐貧賦。不耐貧而欲逐。便非守玄矣。諫佛骨者。乃作送窮文。不堪窮而欲送。便是脆骨矣。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顏曰。公雖重。禮無偏敬。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

天非私富一人。蓋托以眾貧者。天非私貴一人。蓋托以眾賤者。貧賤人食力營業。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寬。富貴人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

過更重。

伊川先生有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下此者。計資財多寡。角生理巧拙。此嗜欲勝負。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為花。象龍救旱。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師友。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諸吾書可也。

有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指謂中有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而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晦菴先生曰。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於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

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五者於子。二以為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明道先生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乃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融得性情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修之當如凌雲寶樹。須需眾木以撐持。

象山先生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上事。又卻只是放過。怎知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晦菴先生曰延平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做去真是不同

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蔡京毀司馬光等書奸黨為大碑頌於郡縣令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至帝時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為社稷，非為朕也。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文天祥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嗣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成祖時，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雀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英雄，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卻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棒矣。

尚書楊鼎端居攻苦，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為民部右卿，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

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鬥爭之言。彤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

范文正公為校理。忤章獻太后。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諫廢郭后。貶睦州。僚友又餞之曰。此行愈光。後為天章閣知開府。撰百官圖以進。忤呂夷簡落職。貶饒州。僚友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任布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命。知足。知幸。噫。三光之心不可有。五知之念不可無。有三光之心則近名。無五知之念則貪祿。

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亂世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李納性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孫何酷好古文。為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

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大凡人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之小至廢事。大足亡國。夫差之館娃，漢武之神仙，皆中以其癖者。故有甬東巫蠱之禍，可不省察。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反。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予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門而還。

國朝金賁亨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官，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

朱晦庵云：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古人書。

宋臨安御街士大夫必游之地，術士聚焉，皆有厚獲。數十年後，向之行術者多不驗。而後進每奇中，有老於談命者，訝而詢焉。後進曰：向貴人命得祿貴生旺足矣。今必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在位者，誰不日以殺人為事？汝術所以